

美元與間諜活動



戈登·斯圖爾特著

世界知識社

美元與國際貨幣



中央研究院國際經濟學研究所

國際經濟學研究所

美元與間諜活動

戈登·斯圖爾特著
田惠貞、劉芸影譯

世界知識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Gordon Stewart
THE CLOAK AND DOLLAR WAR
Lawrence & Wishart Ltd.
London, 1953

根據英國勞倫斯一韋沙特書店一九五三年英文版譯出，譯文會略加刪節

美元與間諜活動

〔澳〕戈登·斯圖爾特著

田惠貞、劉芸影譯

世界知識社出版（北京東總布胡同忠厚里）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5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書號：400·737×1092#1/32·2½印張·52,000字

一九五五年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8,000 定價：2,400元

序 言

今天全世界男男女女都要求和平。他們要求大國協商，要求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美國及其他國家的和平的敵人們面臨着其外交政策的破產，就企圖煽起國際間的仇恨。

由於華盛頓不能公開活動，又不敢將其真實政策公諸於世，就只有依靠“心理戰”專家了。

這些人和他們的活動就是這本書的主題。所用的基本材料採自美國報紙、美國領導人物的聲明和“冷戰”專家的著作。東歐的材料只拿來證明已經證實了的論點。

使每個人都了解美國“袖裏藏刀”的活動是很重要的。認清華盛頓的挑釁、造謠和說謊是很重要的。

“袖裏藏刀”的戰術愈來愈說明美國的外交政策。並且它已不限於在所謂“鐵幕”之後的國家中進行了。

這種戰術能够並且正用於迄今還被看作是美國同盟者的國家。對它們說來，這本書是一個警告。

今天，心理戰略局，或照華盛頓的嘲諷家給它的稱呼“下流伎倆部”，正在加緊製造仇恨，反對和平陣營國家為導致國際緊張局勢的緩和所作的任何建議。

我們要告訴讀者們：在你下回看到驚人的大標題時，請你仔細地想想。消息真是真的嗎？還是出自一些“專家”的腦袋而被散播在受美國津貼的報紙上的呢？和平的前途有賴於你們辨清是非黑白的能力有多快。請你有了這樣的一個觀念以後，再繼續讀下去。

目 錄

序言	4
第一章 偵探和強盜	5
第二章 袖裏藏刀	12
第三章 組織冷戰	17
第四章 下流伎倆部	28
第五章 非官方的特務	34
第六章 冷戰中的美國工會頭子	40
第七章 無線電廣播中的冷戰	43
第八章 西柏林——間諜中心	48
第九章 美國外交官是不是間諜？	56
第十章 反波蘭的陰謀	63
第十一章 清除艾倫·威爾斯·杜勒斯的餘孽	68
第十二章 給讀者的話	76
作者簡介	80

美元與間諜活動

戈登·斯圖爾特著
田惠貞、劉芸影譯



世界知識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Gordon Stewart
THE CLOAK AND DOLLAR WAR
Lawrence & Wishart Ltd.
London, 1953

根據英國勞倫斯一韋沙特書店一九五三年英文版譯出，譯文會略加刪節

美元與間諜活動

〔澳〕戈登·斯圖爾特著

田惠貞、劉芸影譯

世界知識社出版（北京東總布胡同忠厚里）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5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書號：400·737×1092#1/32·2½印張·52,000字

一九五五年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8,000 定價：2,400元

目 錄

序言	4
第一章 偵探和強盜	5
第二章 袖裏藏刀	12
第三章 組織冷戰	17
第四章 下流伎倆部	28
第五章 非官方的特務	34
第六章 冷戰中的美國工會頭子	40
第七章 無線電廣播中的冷戰	43
第八章 西柏林——間諜中心	48
第九章 美國外交官是不是間諜？	56
第十章 反波蘭的陰謀	63
第十一章 清除艾倫·威爾斯·杜勒斯的餘孽	68
第十二章 給讀者的話	76
作者簡介	80

序 言

今天全世界男男女女都要求和平。他們要求大國協商，要求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美國及其他國家的和平的敵人們面臨着其外交政策的破產，就企圖煽起國際間的仇恨。

由於華盛頓不能公開活動，又不敢將其真實政策公諸於世，就只有依靠“心理戰”專家了。

這些人和他們的活動就是這本書的主題。所用的基本材料採自美國報紙、美國領導人物的聲明和“冷戰”專家的著作。東歐的材料只拿來證明已經證實了的論點。

使每個人都了解美國“袖裏藏刀”的活動是很重要的。認清華盛頓的挑釁、造謠和說謊是很重要的。

“袖裏藏刀”的戰術愈來愈說明美國的外交政策。並且它已不限於在所謂“鐵幕”之後的國家中進行了。

這種戰術能够並且正用於迄今還被看作是美國同盟者的國家。對它們說來，這本書是一個警告。

今天，心理戰略局，或照華盛頓的嘲諷家給它的稱呼“下流伎倆部”，正在加緊製造仇恨，反對和平陣營國家為導致國際緊張局勢的緩和所作的任何建議。

我們要告訴讀者們：在你下回看到驚人的大標題時，請你仔細地想想。消息真是真的嗎？還是出自一些“專家”的腦袋而被散播在受美國津貼的報紙上的呢？和平的前途有賴於你們辨清是非黑白的能力有多快。請你有了這樣的一個觀念以後，再繼續讀下去。

第一章 偵探和強盜

事情發生在一九五一年七月，一個炎熱的夏天的午後，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個散落的巴比齊村的地方民族委員會理事會辦公處裏，有四個理事正在討論着本村的事情。

突然有兩個人衝進屋子，打斷了他們的討論。這兩個人手裏拿着盒子砲，兇惡無情地向他們開火。三個理事被打死，另一個受了重傷。

兩天之後，警察把這些殺人犯包圍在麥田裏。經過一場小小的戰鬥後，他們被逮捕了。過了若干時間以後，這些殺人犯和十二個同謀犯就被交付法庭審判。這才暴露出他們是在巴伐利亞美國特務機關受過訓的恐怖分子，是被派回國來進行破壞和謀害活動的。

這個陰謀案的頭子是拉迪斯拉夫·馬萊，他組織了一羣對政府不滿的人，供給他們以金錢和武器。他的這種活動是受一個村教士的幫助的。馬萊在最後一次和警察衝突時被打死了。他那一幫人在被捕前都犯過許多行兇和搶劫等罪行。七個被判處死刑，其餘的被判處徒刑。

在西方國家中有很多人這樣問：真有這樣的事嗎？難道美國會收買匪徒去犯罪嗎？難道巴比齊村事件是一些對“人民民主國家”無惡意的反對者的陰謀嗎？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華盛頓國務院堅決否認美國在干涉其他國家的內政。它聲稱，美國的政策純粹是防禦性的，

美國與其他國家的關係是按照國際交往的正常標準進行的。

可是，別人却有不同的意見。美國“紐約時報”的名記者、普立茲獎金獲得者賴斯頓於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八日在“紐約時報”上撰文，對國務院的聲明作了如下的評論：

“老實說，這個聲明的唯一後果是混淆美國人的視聽。俄國人知道我們在鐵幕後面進行偵探和強盜活動。那些衛星國和我們的盟國也都知道。唯一不知道的——但是必定也在懷疑的——是美國人，他們之中有許多人一點也不知道冷戰的毒辣的一面。”

幾個月後，另一位美國著名記者對如何進行“偵探和強盜活動”，作了更詳細的說明：

“沒有一個政府官員會承認這個事實，但我們確實在以心理戰的更為兇惡的方式訓練間諜、破壞分子和專家。教他們自己設法潛入俄國的組織內去進行破壞。教他們怎樣炸毀橋樑、火車、兵工廠，怎樣使用美國的及外國的各種武器。他們成為認地圖的專家。他們學會秘密通訊的方法，以便將他們獲得的情報送回來。他們混進懷有敵意的人羣中去，散佈擾亂人心的謠言，捏造俄國下級人員的壞話，使他們失掉上級的信任。他們搜羅並幫助反對政府的領袖。

“又例如：我們方面的一個人可以在敵對國家中挨近一所重要建築物，選擇一個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將一些黏質的東西抹在牆上。再將一個看來好像並無害處的鉛筆一樣的東西黏在黏液上，於是，那個特務就走開了。幾小時後，或者隨他高興，幾天後，這所建築物就炸毀了……。”

這段坦白的消息是美國名記者安東尼·赫·勒維樂寫的，登在一九五二年四月的美國商會的“全國商業”雜誌上。

事情到底是怎樣開頭的呢？讓我們稍為回顧一下近年來所發生的事情。回溯到一九四八年五月六日，在華爾道夫·阿斯托里亞飯店中開的紐約證券俱樂部的會議。

在華爾街銀行家和股票商的午餐會上，主要演說人是身為銀行家的一大社會聞人約翰·福斯特·杜勒斯。他述說美國政策已遭遇到危機。美國在世界事務中的領導權已碰到阻礙。的確，在西歐，共產黨人已被趕出法國和意大利的政府。但是捷克斯洛伐克經過二月事件，政府中的親美集團已被孤立並遭驅逐。在匈牙利，親美的小農黨和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已失勢。在波蘭、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阿爾巴尼亞也是同樣的情形。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三日，“紐約時報”軍事編輯漢遜·鮑爾溫透露：“在羅馬尼亞、匈牙利、芬蘭和其他地方發生了好幾起諜報工作遭受失敗的事件……前戰略情報局時期設置的、後為中央情報局無可奈何地承接下來的‘黨徒’和特務，應負工作極為鬆懈的責任，因為由於工作鬆懈，結果就使這批‘黨徒’被輕易偵察出來而且最後被‘一網打盡’。”

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是在證券俱樂部講演特別適合的人。這位個子高大、頭髮灰白、打着華麗的領帶的人是為洛克菲勒和摩根集團服務的華爾街“蘇里文與克朗威爾法律事務所”的一員。

杜勒斯說，他認為對蘇聯軍隊所解放的、共產黨成為領導力量的東歐人民民主國家採取更富侵略性的政策，已經是時候了。他提議成立一個大規模進行破壞活動的組織。這個早已部分地為反動的參議員布里奇斯所製訂好的計

劃，後來就成為舉世聞名的“X計劃”。

這個組織要包括現有的各種美國間諜機關，再加以擴大和加強，並設一個更富好戰性的領導機構，它將包括約翰·福斯特·杜勒斯之弟艾倫·威爾斯·杜勒斯。約翰·福斯特·杜勒斯說：

“就如同目前國防部長所領導的軍事防禦組織一樣，我們應該有一個從事非軍事防禦任務的組織。這個新的非軍事防禦部門應該有足夠的人員和充分的經費。”

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因為是一個銀行家，懂得這一筆充分的經費的需要，他知道經由國會討論和通過此項撥款就會使這些計劃成為一種公開的東西了，而這是應當避免的，他認為這筆錢可以撥給國務院而不必一定要說明撥款的用途，或者這筆錢可以轉嫁給別的部門——例如，名義上派去調查馬歇爾計劃援助款項的使用情況的人員，實際上就能從事間諜活動。他說：

“這新的力量在某些範圍內可以運用根據歐洲復興計劃運去的商品在國外所換來的錢，如此，美國可以完全避免額外支出。”

以前，美國の間諜工作是在國際政治一般的比較正常的活動範圍內進行的。它包括賄賂、訛詐和盜竊。但是現在就要加上謀殺了。有影響的右派雜誌“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在一九四八年四月九日的一期中評論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的演講時，就“X計劃”說明如下：

“根據這個計劃，要在美國指揮下組織堅強的武裝小組。暗殺共產黨首領的事將予以鼓勵。用降落傘降落到東歐的美國間諜……將用來配合反共活動。志願做

這些工作的人，已經到華盛頓來尋找職業了，其中許多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地下活動的老手。”

美國間諜的另一目標是派遣特務滲入東歐工人政黨的內部，拉攏一些黨內的失意分子，只要有可能便向在政府機關或國營工業中任職的歷史不清白的人進行威脅利誘。

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在華爾道夫·阿斯托里亞飯店發表演說的同一天，“X計劃”的另一部分就付諸實行了。華盛頓的參議院通過建立空軍七十個大隊。在討論中，撥款委員會主席、“X計劃”的創始人之一、參議員布里奇斯將蘇聯說成是美國的“唯一可能的敵人”。

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及其弟艾倫·威爾斯·杜勒斯對歐洲和歐洲政治都很有經驗。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生於一八八八年，參加過一九〇七年的海牙和平會議。一九一七年他被美國國務院派往中美去執行使命，一九一九年參加美國代表團到歐洲出席巴黎和會。

此後，他經常出席有關美國財政利益的經濟會議。他與另一個華爾街銀行家哈里曼一起在擬訂和執行道威斯計劃和楊格計劃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些為摩根財團所支持的計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幫助重建了德國的工業。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九年間，華爾街在德國的投資據估計有四十億美元，這有助於美國和德國大托辣斯之間的聯系的鞏固。

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及其法律事務所與過去支持希特勒，現在又控制着西德的大企業集團有密切的關係。蘇里文與克朗威爾法律事務所的合夥人在四十個資本最雄厚的美國公司任董事。該事務所的主顧之一為英—德—美許羅埃特銀行，美國“生活”雜誌於一九三九年把它的倫敦總行

說成是“羅馬—柏林軸心的經濟後台老闆”。

杜勒斯是張伯倫綏靖政策的擁護人，他於一九三九年在紐約經濟俱樂部發表演說時，將德國、日本和意大利說成是“將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有魄力的民族”。

杜勒斯還與美國的法西斯組織有勾搭：美國反共親法西斯的“美國至上委員會”的紐約分會的組織文件，就是在他的辦公室內擬訂的。

美以美會社會活動聯盟出版的美國雜誌“社會活動”在一九四七年十月號中談到杜勒斯時這樣說：

“當然這也可能只是偶然的，該事務所（蘇里文與克朗威爾）和許羅埃特銀行、法本化學工業公司以及著名的德國阿爾伯特與威斯特里克法律事務所等等有如此密切的聯系；並且杜勒斯先生被列入加拿大國際鎳礦公司的董事名單內（該公司因同法本化學工業公司有卡特爾價格協定同盟並且非法援助德國重新武裝而於一九四六年為美國政府所告發）。……”

一九五〇年，杜魯門總統委任他為國務院政治顧問，這一職位他一直担任到一九五二年。在朝鮮戰爭爆發前不多時去訪問朝鮮的，擬訂和完成聲名狼藉的對日和約的，正是杜勒斯。

杜勒斯並且與杜魯門政府的國務卿艾奇遜緊密勾結。艾奇遜也是一個律師，並且是與許羅埃特、摩根和洛克菲勒有聯系的一家華盛頓法律事務所的一員，這三者也都是杜勒斯的蘇里文與克朗威爾法律事務所的主顧。

杜勒斯的突然出現為全國政治人物是在一九五二年美國大選時的事情。在大選期間他到處遊說，高喊他的“要解放，不要包圍”的口號。早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他

就提出共和黨外交政策的要點，要求環繞蘇聯邊界在“合適的地方”配置“強大的戰鬥部隊”，並且“針對被奴役的民族”的貧困、恐怖和絕望的情況”來一次政治上的反攻，目的在激起“分裂事件”。第二天，“紐約時報”引他的話說：

“那就意味着，要有能力（無論在任何合適的地方）以這樣大的破壞力，去打擊俄國內部的交通綫而使那麼高度集中的專制國家會趨於瓦解。”

五月十六日，杜勒斯在匹茲堡以輕蔑的態度談到“包圍”政策時說：

“當佔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八億人民遭受到極端恐怖的專制，並正被瘋子們鞭策成爲一種侵略力量的時候，我們却大談包圍與隔離，竟把這作爲稱心如意的目標。”

杜勒斯對“包圍”的攻擊得到了共和黨夥伴參議員塔夫脫的聲援。後者當時是可能的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甚至在選舉勝利後，又是共和黨的一支主要的勢力。他於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三十日發表演說時說：“包圍俄國的整個計劃是一個消極的計劃。……”他提議要“打擊人們心頭的共產主義思想”，滲入俄國本土，以及“遵照戰時的戰略情報局的總路綫”在“衛星國家”內建立秘密組織。

當一九五二年七月在芝加哥舉行共和黨大會時，杜勒斯和塔夫脫的主張反映在大會所通過的外交政策的聲明上，這個聲明要求結束“將無數生靈委棄給專制和無神恐怖的這種消極、無效和不道德的‘包圍’政策……”。

一九五三年一月，杜勒斯被艾森豪威爾總統選任爲國務卿，負責美國的外交政策。